

你是真的看见吗？还是看见你想看见的东西？是向外探寻？还是人由于自身局限不断的肯定（否定）？

你在这里作了一个预设（二分），你把世界分成了两份：眼前的世界（被主体的意识中介过的），和物自体（不可知的实体世界）。而不可知的实体世界更加真实。

为了驳斥你的言论，我们不妨一起走一遍笛卡尔之路。

笛卡尔的哲学概括起来就一句话。

“假如一切都是假的怎么办？”

这里关键的突破在于，认识到：

“除非我们知道『真』，否则我们不可能知道『假』”

而后按照下述步骤，我们就可以推导出世界的真实存在：

1. 一切都是假的
2. 除非我们知道『真』，否则我们不能讨论1中的『假』
3. 所以这个『真』是超越『一切假的』的例外
4. 所以这个『真』就是上帝，是超越一切的观察者，保证者。
5. 上帝不说法（否则就不满足3），他保证一切都是『真』

拿梦作比喻：

1. 人间如『梦』
2. 除非我们知道『醒』，否则就无法讨论『梦』
3. 所以这个『醒』是超越性的例外
4. 这个例外就是『命运』，冥冥中操纵一切的力量
5. 『命运』不做梦，只是残忍的决定一切如梦

也可以拿计算机做比喻，笛卡尔眼中的上帝就算操作电脑的程序员，这个程序员在我们脑子里植入了病毒——『真』这个观念，让我们反而知道了程序员的存在。也知道这个程序员一定以真实的方式，来编织整个宇宙。换言之计算机不会有自我意识，不会意识到有程序员的存在，因为『计算机永远是正确的』。

『梦』和『命运』是一种『全部——但是』的整体的例外关系，“全部都是梦”，但是有一种例外——『命运』，命运武断的决定一切，让我们不得不决定一切如梦的性质。

在这里，不是整体决定部分，而是部分决定整体，是这个超越性的例外，使得整个整体（人生）都染上了梦的色彩。

梦是什么？

梦是命运的一次微型试演。

在梦里哪怕在荒谬的事实，在愚蠢的人设，我们都当作最直接的事实、现状，接受下来，在愚蠢的人设，我们都当作最直接的真实，现状。接受，认同下来之后。直到醒来，我们才反思性的，和这段迷人的袖珍的命运拉开距离。

正是这段距离，我们才具有了『清醒』的反思能力，能够把『如梦』一般的命运的武断，直接，愚蠢和荒谬，当成一个例外在对待，我们才能在生活中感到自由。

对于普通人而言，『醒』比『梦』更加真实。对于庄子而言，『梦』和『醒』一样真实。对于笛卡尔而言，『梦』比『醒』更加真实。

对于『醒』的唯一定义，并不是比梦更加真实，恰恰相反，『醒』的状态是派生的，是『梦』这个原始，直接，一阶的基础上，和『梦』拉开距离，对『梦』进行反思，获得『二阶』『反射性』的状态。

梦是清醒的基础，是清醒者用以确定自己清醒的必要前提。